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

俄苏散文

冯国超　著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俄苏散文
冯国超　编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ISBN　7-5312-1365-6/I251
出版日期：2001年出版
总定价：28800元（1/70.9元）

目　　录

屠格涅夫
当我不在世的时候 …… (　)
留住 …… (　)
谁之罪 …… (　)
爱之路 …… (　)
爱情 …… (　)
玛莎 …… (　)
玫瑰 …… (　)
关于《父与子》 …… (　)
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说 …… (　)
森林与草原 …… (　)
散文诗选 …… (　)
果戈理 …… (　)
契诃夫
草原 …… (　)
萨哈林旅行记 …… (　)
列夫·托尔斯泰
青春 …… (　)
列夫·托尔斯泰致索菲亚(二封) …… (　)
瑞士游记 …… (　)

俄 苏 散 文

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…… ( )
在农村的三天 …… ( )
陀思妥耶夫斯基
冬天记的夏天印象 …… ( )
普希金 …… ( )
果戈理
1836 年彼得堡札记 …… ( )
莱蒙托夫
莫斯科全景 …… ( )
普希金
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 …… ( )
埃尔祖鲁姆之行 …… ( )
高尔基
鹰之歌 …… ( )
海燕之歌 …… ( )
人 …… ( )
时钟 …… ( )
早晨 …… ( )
安东·契诃夫…… ( )
蒲宁
深夜 …… ( )
在八月 …… ( )
在一条熟悉的街道上 …… ( )
山口 …… ( )
雾 …… ( )
秋天 …… ( )

爱伦堡
不会变绿的沙漠 …… ( )
叶赛宁娜
忆谢尔盖·叶赛宁…… ( )
柴可夫斯基
音乐是人的忠实朋友 …… ( )
邦达列夫
理想标准 …… ( )
理想女人的成分 …… ( )
撑伞的女人 …… ( )
脸 …… ( )
幻想 …… ( )
“别把车停下” …… ( )
惩罚 …… ( )
夫妻不和 …… ( )
“我多么可怜你……” …… ( )
不均衡的份额 …… ( )
在镜子面前 …… ( )
开脱 …… ( )
致中国读者 …… ( )
写出来的东西 …… ( )
森林与散文 …… ( )
传播者 …… ( )
问题 …… ( )
诗歌 …… ( )
瞬间 …… ( 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俄苏散文

勃留索夫
应试 …… ( )
谢·舒尔塔科夫
永不停息的歌声 …… ( )
格·斯捷潘诺夫
祝福 …… ( )
克拉夫琴科
妈妈 …… ( )
前妻 …… ( )
拉吉舍夫
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…… ( )
格利鲍耶佐夫
郊外小游——一个南方人的信札片断 …… ( )
冈察洛夫
琉球群岛 …… ( )
费特
仙人球 …… ( )
列斯科夫
拉多加湖上的修士岛 …… ( )
卢纳察尔斯基
符·加·柯罗连科——总评 …… ( )
伊·巴别尔
开始 …… ( )
拉斯普京
贝加尔湖啊，贝加尔湖…… …… ( )
伊瓦什凯维奇

草莓 …… ( )
尼·莫斯克温
一个画家的见解 …… ( )
列·安德列耶夫
毒蛇的自白 …… ( )
维·什克洛夫斯基
动物园，或不谈爱情的信札（之一） …… ( )
萨·阿赫玛德
仙鹤 …… ( )
尼·斯米尔诺夫
白嘴鸦飞来了 …… ( )
金兹堡
二三十年代的札记（节选） …… ( )
托尔斯塔娅
遥远的回忆 …… ( )
布尔加科夫
一则回忆 …… ( )
萨尔蒂科夫·谢德林
老马 …… ( )
普里什文
欢乐 …… ( )
一年四季 …… ( )
赫尔岑
尼克与麻雀山 …… ( )
亚历山大·拉甫连季叶维奇·维特别尔格 …… ( )
卡拉姆辛

俄 苏 散 文

一个俄国旅行者的信札 …… ( )
柯罗连科
树林，树林 …… ( )
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·托尔斯泰 …… ( )
帕乌斯托夫斯基
米哈伊洛夫斯克小树林 …… ( )
珍贵的尘土 …… ( )
砾石上的铭文 …… ( )
发现世界的艺术 …… ( )
早就打算写的一本书（节选） …… ( )
碑铭 …… ( )
尤·卡扎科夫
长喊 …… ( )
别尔戈利茨
白天的星星 …… ( )
瓦·佩斯科夫
我童年的河 …… ( )
斯米尔诺夫—索科尔斯基
读书·藏书…… ( )
尤·纳吉宾
普希金与村姑小姐 …… ( )
奥·别尔戈利茨
永生的鲜花 …… ( )
亚·勃洛克
家园 …… ( )
阿格萨科夫

暴风雪 …… ( )
涅格拉索夫
得堡一角——一个年轻人的札记摘抄 …… ( )

屠格涅夫

当我不在世的时候……

当我不在世的时候，当我所有的一切都化作灰烬的时候——你啊，我人世间唯一的朋友，你啊，我曾那样深情地和那样温柔地爱过的人，你啊，想必会比我活得更长，——可别到我的坟墓上去……。你到那儿会无事可做的。

请不要忘却我……但也不要在日常的操劳、欢乐与困苦之间忆起我……。我不想打扰你的生活，不想扰乱它平静的水流。不过在孤独的时刻，当善良的心如此熟悉的那种腼腆和无来由的悲伤触着你的时候，你就拿起我们喜爱读的书当中的一本，找到里边我们过去经常读的那些页，那些行，那些句子吧，——记得吗？——有时候，我们俩一下子便涌出甜蜜的、无言的泪水。

你读完吧，然后瞌上眼睛，把手递给我……。把你的手递给一个已经不在的朋友吧。

我将不能够用我的手来握它：我的手将一动不动地长眠于地下。然而，我现在欣慰地想着，你也许会在你的手上感受到轻柔的爱抚。

于是，我的形象将再次出现在你的眼前，你瞌着眼睛的眼睑下将流出泪水，这泪水啊，就像我与你被美感动曾经一起流下的一样，你啊，我唯一的朋友；你啊，我曾那样热烈地和那样温柔地爱过的人！

留　　住

留住！让我此刻看到的你的这种势态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吧！

最后的具有鼓舞力的声音冲口而出——你的眼睛没有发亮，也没有闪光——原来，你似乎伸出你的得意洋洋的、你的疲惫不堪的手去触抚过的那种美，那种你成功地表现出来的美，那种美的幸福与美的怡然自乐的感觉，使你的眼睛疲倦了，逐渐失去了神彩！

从你的四肢，从你的衣服的最小的褶皱里，放射出什么样的光辉，比太阳的光更微妙而更明媚呢？

是哪位的神祗用自己的温柔轻轻地吹拂，使你披散的鬈发向后飘动呢？

是他的吻，在你洁白得如同大理石般的前额上燃烧！

这就是她啊——爱情、生活、诗歌的秘密，公开的秘密！这便是不朽，这便是不朽啊，永生的不朽！别的不朽是没有的——也是不需要的。在这一瞬间，你就是不朽的。

只要这一瞬间消逝，你便又是一绺灰烬，一个女人，一个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女孩子……。但是，你都无所谓！在这一瞬间——你站得更高了，你站在一切正在消逝的、短暂的事物之上了。这个你的一瞬间，永远也不会结束。

留住！让我成为你的永恒的参与者，让你的永恒的回光，映照到我的灵魂中来吧！

谁之罪？

她朝我伸出了她的温柔的、蜡白的手……我却粗鲁无情地推开了她。她年轻、可爱的脸庞上，流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情；年轻、善良的双目，带着责备的眼光注视着我；她年轻、纯洁的心，并不理解我。

“我的罪过是什么？”她的嘴唇呢喃着问道。

“你的罪过？在最灿烂光辉的苍穹深处，最快乐的安琪儿，都可能比你更容易犯下罪过呢。

“然而，在我的眼中，你的罪过仍然是很大的。

“你想知道它，知道这个你不可能明白，我也无法给你解释明白的罪过吗？”

“这个罪过就在于：你——正风华正茂；我——已是垂暮之年。”

爱之路

一切感情——憎恨、怜悯、冷漠、崇敬、友谊、恐惧，甚至于蔑视，都可以导致爱情。是的，一切感情……不过除却一种感情：感激。

感激是债务。每一个人都必须偿还自己的债务……然而爱情不是金钱。

爱　　情

人们说：爱情是最圣洁、最崇高的感情。另一个“我”，深入到你的心中：你被扩大了，也被解体了。现在你在肉体上延伸了，你的“我”也就消失了。然而，即使是这种消失，也会令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感到愤恨。复活的只有不朽之神。

玛　　莎

许多年前，我住在彼得堡的时候，每次雇了马车夫，总要跟他们聊聊天。

我特别爱与夜班马车夫聊天。他们都是些城郊的贫苦农民，驾着一匹驽马，拉着一辆涂成土红色的小雪橇来到首都，指望着能自己挣个温饱，还可积点钱向地主们交地租。

有一回，我雇了这样一位马车夫……小伙子二十来岁，身材魁梧，体格匀称，是个英俊的年轻人：碧蓝的眼睛，红润的脸颊，一圈圈栗色的鬈发，从紧盖到眉毛的旧帽子里钻出来。那件破烂的上衣，紧巴巴地套在他那大力士般的双肩上！

然而，马车夫那还尚未长胡须的漂亮面孔上，流露着一种悲伤、忧郁的神色。

我跟他攀谈起来。他的声音里透着哀伤。

“兄弟，怎么啦？”我问他，“你为什么不开心？是不是有什么伤心事？”

小伙子并没有即刻回答我。

“有的，老爷，有的，”他终于说道，“再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不幸了。我妻子死了。”

“你爱她……爱自己的妻子吗？”

小伙子没朝我转过身子，只是微微地低下头去。

“我爱她，老爷。八个月过去了……我还是不能忘掉。我

心里不好过……唉！她为什么要死呢？她年轻，健壮！……只一天工夫，霍乱就拿走了她的性命。”

“你的妻子心肠好吗？”

“噢，老爷！”贫苦农民深深地叹了口气，“我跟她日子过得可和睦啦！她死时，我不在她身边。我在这里刚听说她已经被埋掉了，立刻赶回乡下家里。到家时已经是后半夜了。我走进自己的小屋，站在中间，就这样轻轻地呼喊：‘玛莎！玛莎呀！’只有蟋蟀瞿瞿哀鸣。我那时嚎啕大哭，坐到在小屋地上，用手掌拍打着地面！我说：‘贪婪的土地！……你吞没掉她……那就把我也吞没掉吧！啊，玛莎呀！’”

“玛莎呀！”他忽然颓丧地又唤了一声。他双手攥住缰绳，用棉手套揩揩眼角的眼泪，抖了抖，把眼泪甩掉，耸了耸肩膀，之后再没有说一句话。

我从雪橇里爬出来，多付给他十五戈比车钱。他双手拿着帽子，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然后在一月寒冷的灰雾里迈着碎步，向白雪皑皑的荒凉街道蹒跚而去。

玫　　瑰

八月的最后几天……秋意已经袭来。

太阳下山了。突然一阵暴雨，既没有雷声，也没有闪电，刚好洒过我们广袤的原野。

屋前的花园燃烧着、蒸腾着，全都沐浴在晚霞的光焰里，

浸泡在雨后的水泽中。

她坐在客厅里一张桌子旁边，透过半掩的房门，痴呆呆地注视着花园。

我明白这时她内心里在想什么。我知道在短暂的、甚至艰难的斗争之后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她已陷入一种再也无法抑制的情感之中。

忽然她立起身子，快速地走进花园，身影消失了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……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她还是没有回来。

于是我站起来，走出屋子，沿着林荫道向前走。我确信，他也是沿着这条路走过去的。

周围的一切暗下来了。夜幕已经降临。但在小路潮湿的砂地上，透过弥漫的黑暗，有个圆圆的东西在发出鲜亮的红光。

我俯下身子……那是一朵娇嫩欲滴、才刚绽放不久的玫瑰。两小时前，我还看见这一朵玫瑰花佩戴在她的胸前。

我小心翼翼地拾起掉在泥地上的小花，回到客厅，把它搁到她坐椅前的桌子上。

瞧，她终于回来了，迈着轻盈的步子，穿过整个房间，在桌旁坐下。

她的脸既苍白又兴奋。被睫毛遮住、仿佛变小了似的眼睛，快乐而羞涩地朝左右瞥了一眼。

她瞥见了玫瑰，拿起它来，看一眼它那被揉皱、被弄脏的花瓣，看一眼我——她的眼睛突然定住，闪烁出泪花。

“您哭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呵，我哭的是这朵玫瑰。瞧，它变成了这个样子。”

于是我想出一个警句。

“您的泪水，会把这脏污洗净。”我意味深长地道。

“泪水不能洗涤，泪水只能燃烧。”她答了一句，转身朝向壁炉，把玫瑰扔进快要熄灭的火焰里。

“火焰会比泪水烧得更好。”她不无勇气地慨叹。那对还噙着泪花的、秀美的双眼，大胆地、幸福地微笑了。

我明白，她也在燃烧。

关于《父与子》

1860年8月，当我正在英国怀特岛上文特诺小镇旁洗海水澡的时候，第一次想到要写《父与子》；正是由于这部小说，俄国年轻一代不再对我——也可能是永远地——有好感了。我已不只一次听到和读到批评文章，说我在我的作品中是“从观念出发”，或者是“图解观念”；不过也有些人因此赞扬我，相反，还有一些人则指责我。在我这方面，应该承认，若没有一个逐渐融合与积聚了适当要素的活人（而不是观念）作为依据的话，我想我也许永远也不想“创造形象”。由于缺乏自由创造的天分，我将永远需要使我能站稳脚跟的一定土壤。我写《父与子》，也是这种情况。其中的主要人物巴札洛夫的性格特征，依据的是一个使我感到惊异的，外省年轻医生的性格（他在1860年以前不久逝世）。在我看来，这个杰出人物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刚刚产生，尚处于萌芽阶段，后来被称为“虚无主义”的特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其强烈，但同时又显得不太清晰。一开始我自己也不太能很好地理解它，于是我就仔细谛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